

跨文化研究实证分析的扛鼎之作

多元文化主义的 终结

[美] 劳伦斯·哈里森◎著

王乐洋◎译

JEWS, CONFUCIANS,
AND PROTESTANTS

CULTURAL CAPITAL AND THE END OF MULTICULTURALISM

新华出版社

多元文化主义的终结

[美] 劳伦斯·哈里森◎著

王乐洋◎译

JEWS, CONFUCIANS,
AND PROTESTANTS

Cultural Capital and the End of Multiculturalism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多元文化主义的终结 / (美) 劳伦斯·哈里森著; 王乐洋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7.7

书名原文: Jews, Confucians, and Protestants: Cultural Capital and the End of Multiculturalism

ISBN 978-7-5166-3370-0

I. ①多… II. ①劳… ②王… III. ①多元文化-文化研究 IV. ①G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73358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5-0987

Jews, Confucians, and Protestants: Cultural Capital and the End of Multiculturalism

Copyright ©2013 By Lawrence E. Harrison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b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now known or to be invented,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多元文化主义的终结

作 者: [美] 劳伦斯·哈里森

译 者: 王乐洋

选题策划: 黄绪国

责任编辑: 唐波勇

责任印制: 廖成华

封面设计: 臻美书装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经 销: 新华书店、新华出版社天猫旗舰店、京东旗舰店及各大网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臻美书装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mm × 210mm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210千字

版 次: 2017年8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3370-0

定 价: 49.8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绪论

尽管有民德的存在，但我相信，最幸运的地理环境和最佳的法律并不能维持一种政体，而民德却能让最不利的条件和最糟糕的法律产生良好的效果。民德很重要，这是一条普遍真理，学习和经验不断地将我们带回到它那儿。我发现，民德在我的思想中占有核心地位：我所有的理念最终均回归于此。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¹

有些文化比其他文化更有助于，或非常有助于实现其成员的全部潜能，这不仅仅是《自由主义的核心真理》的结论，也是其明确的前提。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是这种不言而喻的真理的主要受益者，犹太教徒和任何有幸生于儒教社会的人同样也是受益者。

——约翰·伯明翰，《那位澳大利亚人》，2007年4月4日

文化很重要。如果世人需要被提醒有这条真理的存在，那么小布什在伊拉克的行动应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服务的。伊拉克是个阿拉伯国家，虽然没有民主经验，还有两个容易发生冲突的伊斯兰派别：逊尼派和什叶派；一个民族语言群体：库尔德人，但它寻求自治。尽管有“阿拉伯剧变”，但是这个国家巩固民主的机会有多大

呢？——不仅是选举，还有全方位的政治权力和公民自由——是指所有这一切，阿拉伯世界中没有一个国家已经实现了民主的稳定性。

伊拉克战争和在阿富汗的一次与之类似的、令人沮丧的事件引出了一个问题，这会让世界上致力于多元文化主义的很多国家感到难堪。多元文化主义的理念认为，所有的文化虽然不同，但在本质上是平等的。如果受到了伊斯兰及其不同流派巨大影响的文化价值观阻碍了伊拉克和阿富汗实现民主的稳定性、社会公正和繁荣——这是联合国《国际人权宣言》的目标——不是粉碎了多元文化的理念吗？

此外，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其他文化的价值观、信仰和态度，其中最著名的是犹太教、儒教和新教文化，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我把它这样排序是出于时间的原因：犹太文化——价值观、信仰和态度——大约有 4000 年的历史²，儒教文化 2500 年，新教文化 500 年）这些和其他几个宗教或民族群体，例如：伊斯玛仪派穆斯林、巴斯克天主教徒、锡克教徒和摩门教徒，享有一整套“普遍进步文化”价值观的成果，例如：关注未来、教育、成就、才能、节俭和伦理道德行为。在瑞典、中国香港和美国不同的地理环境下，这套价值观产生了最成功的社会，他们均受益于其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为早前提出的“资本”概念又增加了一个维度：

- 金融 / 资源 / 财产资本（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
- 人力资本——劳动力的质量（加里·贝克尔）
- 社会资本——社会鼓励其成员交往的倾向性（格伦·劳里、詹姆斯·科尔曼、罗伯特·帕特南和弗朗西斯·福山）

本书的第一章谈到的文化资本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有密切的

关系；它可被视为两者重要的推动力。人力资本在重视成就和教育的社会中比较常见；社会资本则在强调伦理道德行为和信任的社会中比较丰裕。

多元文化主义的终结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多元文化主义已经日益成为西方政界和学界的主要关注点，特别是在美国和加拿大。因为在这两个社会中，移民极大地改变了其民族和宗教构成。值得注意并与之相关的是，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的评估，在过去几十年，美国和加拿大的信任水平大大降低。³最近，美国学者罗伯特·帕特南认为，移民是导致信任降低的主要原因：“同我们相异的人生活在一起所导致的短期效应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感到不确定性——是不是要放低姿态，是不是要缩手缩脚，是不是会对每个人都感到怀疑。我们缩手缩脚，就像一只海龟遇到了一些令它感到惧怕的威胁。”⁴

多元文化主义也变成了国际发展领域的一种主导力量。例如，在世界银行，经济史学家戴维·兰德斯在 2000 年的一次世界银行会议中提出，一些文化对发展来说是“有毒的”，这一言论让观众感到震惊。⁵小布什政府的理念强烈地暗示了多元文化主义：“这些自由的价值观对每个人、每个社会都是正确的、真实的。”⁶

但是，多元文化主义的基础文化相对主义却是非常脆弱的，该理念认为没有文化比其他更好或更坏——只是不同而已。日本文化类型研究的著作《菊与刀》的作者、人类学家露丝·贝内迪克特写道，所有文化“‘都是共存的，是同样有效的生活方式，这是人类从存在的原材料中为自己创造出来的’”。她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是自

足的、自治的、独立的但同时又是平等的。每一种文化都在自己的背景下才有意义，你所要做的只是了解它的背景，然后弄明白人们正在做什么，为什么他们这么做。”⁷

毫无疑问，这是给从事种族志研究的文化人类学者们的金玉良言。如果一个人的目标是完全理解一个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价值观体系，民族优越感会严重扭曲这种探索与得出的结论。但如果目标是评估一种文化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朝着民主治理、社会公正的方向前进，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消除贫困——联合国《国际人权宣言》提出的目标，情况又会怎样呢？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相对主义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绊脚石，因为评估的先决条件是：一些文化比另一些文化更能促进进步，而且评估也挑战着文化相对主义的身份认同。

宗教相对主义

宗教是价值观、信仰和态度的主要来源，文化的这些方面与强烈地影响社会演进方式的各种行为最为相关。当下，人们普遍假定所有的宗教具有相等的价值，无论如何都不是比较价值判断的对象。这种假定——我们把它归类为宗教相对主义——在西方一直占主导地位。然而，在宗教与人类进步的关系上，我找到了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它们证明了某些宗教的确比其他宗教更能推动民主治理、社会公正和繁荣目标的实现。

海地的主要宗教伏都教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到目前为止，海地是西半球最贫穷、最没文化、最统治无方的国家。伏都教是一种巫术宗教，认为成百上千种很有人情味儿又变化无常的精灵控制着人类的命运——而增加人生筹码的唯一方式是以伏都教男祭司和女祭

司为媒介安抚这些精灵。伏都教没有伦理道德的内容，因此，是高度的不信任、偏执狂、无助感和绝望的主要原因，这些在有关海地的人类学文献中有过记载。1959年，一个流亡的海地人普拉西德·戴维写下来的领悟特别尖锐：“我们的灵魂就像枯叶。”我们生活在漠不关心之中，愤懑不平却一言不发……对我们的权力最臭名昭著的侵害，对职权最毫无节制的滥用只能激起我们的服从。”⁸

伏都教起源于西非的达荷美地区——就是今天的贝宁。令人称奇的是，今天海地的收入、儿童营养不良、儿童死亡率、寿命和识字率等各项指标与贝宁几乎完全相同。

很多巴巴多斯人的祖先也来自达荷美。1804年，海地暴发奴隶起义，随后脱离了法国的统治并获得独立。与海地不同，1966年，巴巴多斯脱离了英国的统治并获得独立，当时，在17世纪上半叶输入到该岛的首批奴隶的后裔在政治和经济的很多领域占据统治地位。三个世纪以来，他们已经非常适应英国的价值观和制度安排，有时候他们被称为非裔撒克逊人或黑色英国人。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是英国国教。

与之不同，今天的巴巴多斯是一个繁荣的民主国度，在2010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中排第42位，刚好列入“非常高的人类发展”行列。而海地却排在第145位（总共169个国家）。因此，我认为文化而不是种族起到了重要作用。

经济“相对主义”

文化和宗教相对主义是多元文化主义的主要知识基础，但经济也是支柱。很多经济学家会忽略文化。就像《白人的负担》的作者、

世界银行前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在评论我的著作《谁繁荣了？》时写到的：“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都是相同的，对适宜的经济机会和经济激励会做出回应，经济学家的这种老式观点还有很多要说。”⁹

这是1994年写的。今天，伊斯特利以完全不同的观点看待这个世界：“我更加心平气和地对待社会规范和个体价值观的重要性……简单地说是文化的重要性”。¹⁰就像我一样，他提出在多元文化的国家里，所有人都可以获得经济机会和经济吉利，有些少数民族或宗教少数派常常比大多数人表现得更好，其中，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哥斯达黎加和美国的华裔移民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华盛顿共识”为自由市场经济（例如：财政政策的规定，重视教育、健康和基础设施，税收改革，贸易自由化，开放外国投资，私有化）开出的药方在印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而在拉丁美洲，社会主义，甚至是委内瑞拉乌戈·查韦斯的统治似乎充满着活力，只有智利能够达到可持续经济发展的转化率，为什么这种药方在拉丁美洲效果不佳呢？文化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二者之间的差距，但肯定与之相关。（在智利，祖先是巴斯克人的人口占相当大的比例，这就是智利与众不同的答案。）

1997年，艾伦·格林斯潘曾说：“我们认为自由市场体系中一些想当然的东西，或假定是人类本性的东西，其实根本就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文化才是。”¹¹他说得太有道理了。

外交政策的暗示

“这些自由的价值观对每个人、每个社会都是正确的、真实的”，这条原理是外交政策的基石。该原理充满多元文化主义的意味，其

根源至少应追溯到伍德罗·威尔逊。外交政策影响一个社会对民主制度的接纳程度，影响该社会产生和激励企业家的程度，如果文化很重要，那么外交政策通过上述的影响方式又暗示了什么呢？布什政府为了把此项原理应用到伊拉克身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外交和声誉资源。现在看来，这条原理显然毫无根据。

此外，伊拉克的经历与阿富汗的相关性也日益明显。阿富汗是一个传统社会，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2000—2004 年这段时间，43% 的男性和 13% 的女性能够识字。¹²

弗朗西斯·福山主张，从长期来看，所有人类社会都会聚合在民主资本主义模式这个点上，因为它自身已经证明了，这种模式是通过控制人类本性来推动进步的最成功的方式。¹³ 即使在目前的经济低迷时期，在资本主义接连遭受打击的情况下，我也赞同福山的观点。但从短期来看呢？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有多大的机会巩固民主呢？——不仅仅是选举，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能解决，例如：海地——而是政治权力和公民自由所有这一切。

为了评估在伊拉克成功推进民主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先从更加宏观的角度评估一下阿拉伯世界的民主情况。在自由之家 2006 年的等级评定中，2 最好，14 最差，15 个阿拉伯国家的平均等级为 11。相比之下，大多数第一世界的国家在自由之家的等级评定中为 2。《2004 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的数据显示，在同样的 15 个阿拉伯国家中，男性的平均识字率为 77%，女性为 57%。伊拉克、埃及和摩洛哥超过一半的女性是文盲。在也门，也只有 70% 的男性和 29% 的女性识字。

尽管稳定的民主或许并不取决于高水平的女性识字率，就像印度一样，女性的识字率约为 50%。但是有文化的妇女肯定会增强民

主的稳定性，尤其是因为妇女承担着抚养孩子的主要责任。性别识字率的数据强调了，在当今的伊斯兰，妇女从属于男性。

别的不说，伊拉克战争表明，预示着多元文化世界观的外交政策存在巨大风险。但它也强调了，需要重视文化在外交事务各个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还有文化竞争力在外交事务各个机构中的作用，包括国防部在内。

多元文化主义和发展援助

大多数多边 / 双边的发展援助机构根本没有注意过文化变迁，主要是因为致力于文化相对主义、对文化不甚了解的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们操纵了相关政策的制定。有些文化比另一些更倾向于进步，这种信息在发展圈里很难被接受，然而证据却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国际机构的政策把这种阻碍放大了，因为捐赠人和领受人都有发言权。他们认为落后的国家或者是较成功国家的牺牲品，或者目前尚未找到政策、动机和制度的适当内容与组合，这样他们在人际关系方面才会觉得比较舒服，对自尊也没有多少威胁。

对待这种知识—情感绊脚石的典型做法是一些阿拉伯行政区消极接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鼓起勇气做出的四个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2002—2005）。这四个报告受联合国开发组织阿拉伯海湾项目资助，由阿拉伯方面的专家撰写。四个报告均关注文化变迁的需要；2005年的报告旨在推动两性平等。

几年前我在世界银行减少贫困会议上发表了一次关于文化主题的演讲，在这之后的一次遭遇表明，世界银行存在多元文化环境。（我

以为我受邀去演讲是因为,《文化的重要作用》这本书在世界银行的书店里很受欢迎。之前我与世界银行有过几次接触,让我对挑战文化相对主义的任何毫无想象力的敌意都很敏感。在提问和评论环节,世界银行一位非洲雇员的两只眼睛里冒着火,她说:“我认为我们很久以前就已经把‘责怪受害者’的解释抛之脑后了。”

我只能希望在大多数贫困国家中,因进步的步伐缓慢而引起的持久的、普遍的不满和挫败感会引起发展援助机构注意到《文化的重要作用》《自由主义的核心真理》和这本书所传达的信息。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发展领域专业人士的睿智、创造力和献身精神并未成功地让绝大多数贫困、专制的社会成功转型。转型的发生通常有两个条件:一是趋向进步的文化促进该社会的发展(例如:东亚的儒家社会);二是文化变迁对转型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西班牙、爱尔兰、加拿大的魁北克)。

多元文化主义、种族与移民

多元文化主义的核心要义是所有文化都是平等的。但如果它们不平等又会怎么样呢?如果非裔美国人的亚文化,而非种族主义和歧视,是现在美国黑人进步的主要阻碍,会怎么样呢?与盎格鲁一新教的加拿大和美国(还有巴巴多斯?)相比,如果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而非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或依赖性,是拉美国家贫困、不公平、专治的主要原因,会怎么样呢?如果文化是解释黑人和拉丁裔在美国表现不佳的主要因素,又会怎么样呢?——如果相信这是正确的那些人中有一些本身就是拉丁美洲人、西裔美国人、非洲人和非裔美国人,则又会怎么样呢?

两位著名的拉丁美洲人：阿根廷知识分子马里亚诺·格龙多纳和古巴流亡专栏作家卡洛斯·阿尔韦托·蒙塔纳，他们相信像宿命论、权力主义、认同和信任范围窄、鄙视经济活动这样的伊比利亚文化传统已经阻碍了拉丁美洲寻求民主的繁荣。两位诺贝尔奖获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和奥克塔维奥·帕斯，哥斯达黎加前总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奥斯卡·阿里亚斯¹⁴，厄瓜多尔前总统奥斯瓦尔多·乌尔塔多也持相同观点。

在《美国佬的梦想》¹⁵一书中，墨西哥裔美国人利昂内尔·索萨提出，相同的价值体系是拉丁美洲移民在美国向上流动的阻碍。美国前国会议员、波多黎各人赫尔曼·巴迪洛持有相同观点，他写的书《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标准》¹⁶既是对拉丁裔轻视教育的控告，也是对文化变迁的呼唤。墨西哥裔美国人埃内斯托·卡拉万特斯在他的三本书里：《从熔炉到巫婆的大锅：多元文化主义怎样削弱了美国》¹⁷《修剪他们自己的翅膀：拉丁文化与美国教育不相容》¹⁸《墨西哥裔美国人的思想》，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¹⁹

乌尔塔多总统在他的文章《了解自己：文化镜子中的拉丁美洲》²⁰中得出下面的结论：

拉丁美洲的失败与其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个很难讨论的话题。这在政治上不正确，它会让人感到不舒服，特别是当由局外人提出来的时候。私下讲，我在这里观察到的大多数情况下得到了绝大多数拉美人的肯定，但是就是这些人，他们非常不愿意在公共场合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特别是在一家混合文化的公司里。此外，学者们也根本不可能确定文化的数量，因此目前他们很容易忽略它。最重要的是，文化分析指向多种挑战，没有迅速解决的方案。

然而，我们必须说出拉丁美洲的事实，而不仅仅是在私下里秘密地谈论，否则会妨碍我们全力以赴为改善局面而努力。当然，改变文化并不容易，需要花很多时间。但是只有当拉丁美洲最优秀的思想家和舆论领袖克服了偏见，承认文化问题，拉丁美洲才会改变。然而它必须改变，也能够改变。文化与价值既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某个特定的种族、宗教群体或社会阶层所固有的。它们可以通过政治和司法采取行动，通过经济和社会改革，通过开明政治领袖的努力以及通过学校、教会和大众媒体的教育而发生转型。或许有益的外部影响——甚至是来自西班牙和美国，也能够起到帮助作用。

塞缪尔·亨廷顿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面临的挑战》中指出，盎格鲁一新教文化对美国的成功至关重要。其中的文化因素包括：法治、公平竞争、个体权利、限制政府的权力、个人主义与社区意识相结合、包括宗教在内的自由、培养信任的伦理规范、职业道德和主要通过教育的方式致力于人类进步等。实际上，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一般都有这样的价值观，例如：北欧国家。但是在伊斯兰世界、非洲和拉美却一般很难找到。

现在，比非裔美国人还要贫困、受的教育还要少的西班牙裔美国人构成了美国最大的少数民族。据人口普查局估计，到2050年，他们将占美国人口的三分之一。²¹他们在美国的经历让拉丁美洲因文化引起的不发达状态再次重演。例如，西班牙裔在美国的中学辍学率高得惊人——25%或更高（见第九章）；在拉丁美洲还要高得多，因为教育在那儿的优先程度比在美国和加拿大要低得多。利昂内尔·索萨和其他人强调过，拉丁美洲经济增长缓慢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文化因素导致了人们缺乏创业精神。

那么，西班牙裔移民的进步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在文化上适应存在于更广泛社会中的价值观，更不要提与更广泛社会之间的和谐了。努力——例如，长期的双语教育——在一个多元文化的沙拉碗里延续着拉丁美洲的价值观，不利于在文化上适应主流，也不利于向上层流动，还可能会导致持续的表现不佳、贫困、怨恨和分裂。双语制在美国的出现亦是如此，不管你愿不愿意——在我们的历史上，没有哪一种语言曾与英语相提并论，甚至发展到我们每天都在电话里听到商业企业这样回答：“如果您讲英语，请按 1；如果您讲西班牙语，请按 2。”

塞缪尔·亨廷顿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面临的挑战》一书中的话与此非常相关：

如果当初是法国、西班牙或葡萄牙天主教徒在这里定居，而不是英国的新教徒，美国还会是今天的美国吗？答案是否定的。那不会是美国，而可能是魁北克、墨西哥或巴西。²²

本书的结构

第一章主要是为全书提供了概念上的框架结构，阐释了文化资本的理念，用价值观—信仰—态度的分类方法检视了 25 个因素在趋向和抵制进步文化中的不同表现。

第二章分析了 117 个国家的表现，按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对其进行了分组，这涉及政治、社会和经济成就等方面的 10 个指标。分类方法和对 117 个国家的分析综合在一起为普遍进步文化的理念提供了依据，犹太教徒、儒教徒和新教徒以及其他几个宗教和民族群体

都有这种理念。

第三章回顾了犹太人所取得成就的历史，其根源可追溯到始于十诫的犹太价值观。

第四章分析了儒家思想和东亚价值观、信仰和态度的其他来源——和行为——比如说道教、佛教和祖先崇拜。²³ 然后回顾了东亚的经济“奇迹”和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移民在不同地理环境下的成就。

第五章首先分析了宗教改革的意义——我认为它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推动进步的事件。然后关注了苏格兰和爱尔兰完全不同的后宗教改革，两者原本都是凯尔特人。路德教是“进步冠军”（北欧国家）的共同特征。

第六章讨论了两个高文化资本群体：信仰天主教的巴斯克人和印度的锡克教徒，他们在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中都是少数民族。

第七章讨论了另外两个高文化资本的少数民族：摩门教徒和伊斯玛仪派信徒，后者是穆斯林。本章的结论部分以伊斯玛仪派信徒的经历为基础，论述了伊斯兰教的改革。

第八章论述了天主教国家的不足之处，特别是那些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国家，它们与新教国家美国和加拿大形成了鲜明对比。本章的结论部分也对天主教改革做了一些评论。

第九章回顾了拉丁裔移民在美国的表现。拉丁裔移民文化适应慢、向上流动不畅的证据——中学的辍学率高、自主创业率低——令人担忧，特别是考虑到人口普查局对 2050 年的估算。

第十章阐释了非裔美国人表现不佳的两种主要解释——种族主义 / 歧视和文化障碍，也讨论了奥巴马当选总统所带来的影响。

第十一章是本书的结论：（1）强烈要求落后国家寻求文化变迁，

通过下面的方式推动他们朝着普遍进步文化的方向迈进：

- 修正抚养孩子的实践
- 宗教改革 / 转变信仰
- 教育改革
- 提高媒体的责任感
- 修正经济政策
- 根据文化调整发展规划
- 在私营企业中提高文化因素的敏感性
- 致力于文化变迁的领导

(2) 回顾了文化变迁学会在最初四年运行中的经历。